



采风拍摄



采风拍摄



川洞码头乘渡船

剑河县：摄影艺术点亮古村落 助推乡村旅游新发展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姚宁 通讯员 罗子钧 万文杰 姜学培 李海 摄影报道

1月4日,来自台江、黄平、三穗等地的摄影家协会会员60余人,于剑河县仰阿莎街道川洞村集聚一堂,参与“摄影艺术进古村落·助力乡村旅游发展”的采风活动。

摄影家们携带专业设备,穿行于川,古村落的青石板小径。用镜头捕捉古建筑韵味、村民的淳朴生活、传统手工艺的精湛技艺以及独特的民俗风情。这些古朴的元素成为他们创作的焦点,被镜头一一定格。

川洞村的木质建筑历经岁月洗礼,依然屹立不倒,其精美的雕花窗棂更是诉说着往昔的故事。摄影家们以各种角度和手法,将这些珍贵的画面呈现得栩栩如生。黄平县的摄影家梁文表示,这里的每一处景致都富有生命力,值得用心用情去记录和呈现。

“非常感谢大家来川洞采风,为我们的乡村文化旅游做宣传,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希望摄影家们能经常来此采风,将川洞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乡村旅游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川洞、认识川洞。”川洞村党支部书记万金磊感慨地说。

此次活动,更为剑河县古村落文化的宣传和保护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摄影家的镜头,让更多人有机会领略到剑河县古村落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剑河县文联主席刘跃琴表示,今后该县将继续举办此类活动,通过摄影艺术展现更多剑河县的美丽风光和人文风情。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关注剑河县的古村落,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川洞苗家姑娘



清水江边采风



摄影家与村民合影



川洞渡船摆渡



云雾缭绕的香炉山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宁 摄)

去看凯里香炉山,驾车从南门进入,抵达半山腰后步行到达山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

车过中华医学文化园,继续往山上进发,穿过盐井村,就拐上网红盘山公路了。“S”形盘山公路为刚铺就的沥青路,蜿蜒曲折向上攀升,颇有“太行绝壁一凿穿,犹若鲁班刻琴弦”的气势。身后是凯里城区渐变稀疏的建筑,香炉山近在咫尺。一仰头,夕阳下的香炉山酷似炉火千丈、烟香万里,像剑戟兀然耸立于众山环绕中。

我特意放慢车速,窗外渐渐有了鸡鸣犬吠,城市的喧嚣已退至脑后。十三道拐后,我弃车改为步行阶拾级而上。

徒步爬上香炉山,见得最多的是一种叫火棘的灌木丛,这种植物也叫“救兵粮”,在石缝间蓬勃成长。在细密的阳光下,红艳艳的火棘果像点燃的火柴,张扬着顽强的生命力。“救兵粮”得名缘于古代部队在行军打仗的时候,遇到粮草短缺就会在山上寻找火棘的果实来果腹。据说红军长征的时候,火棘果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沿途突兀的石头上依附着一层层苔藓植物,见证岁月沧桑。一路鸟叫虫鸣,它们躲在树林里,表达对这个夏天的喜爱。普遍不高的树丛下,生灵万物在生长,无处不在的生命在生长。

凯里香炉山有“黔阳第一山”“天下第一香炉”的美誉,因形似香炉,常年云雾缥缈如烟得名。九十九级台阶,其势陡峭,两侧绝壁夹峙,令人望而生畏。我小心翼翼扶着栏杆攀援而上。这一次登山是秋后,在海拔1233.8米的山顶,我鸟瞰山下。霞光掩映间,炊烟摇曳,星罗棋布的苗寨像镀上一层金辉,更远处是凯里城区林立的建筑,不舍昼夜的清水江蜿蜒东去,波光细密如碎银,人间美景尽收眼底。

多年前,我曾去香炉山上看过日出。美轮美奂的“日照香炉”,至今难以忘怀。一个夏夜,我们几位朋友邀约打着手电前往香炉山。夜色茫茫,繁星点点,我们大声唱着歌沿着蜿蜒的山路缓缓前行。唱歌是为了壮胆,我们不成调的歌声伴随几声鸟叫虫鸣,使得深夜更加神秘和幽静。我想,我们的歌声一定惊醒了沉睡中的树林和在林间休憩的野兔,空气中弥漫着太阳炙烤树叶过后闷热气息,恍然间有一丝丝的甜腻。

山顶风大,凌晨四点后的天气略有一丝凉爽。我们选择一个地势开阔的地方坐下,急不可待期待日出,等待的时间显得漫长,有朋友建议用最漂亮的形容词来比喻即将升起的日出,或者用精彩的一张照片展示,或者用一幅栩栩如生的油画……同行的朋友有摄影师、画家,也有诗人和作家。这个提议得到大家一致响应,那一次大家收获颇丰,留下了珍贵的文字、图片和油画。

当东方开始泛白,不是白,而是粉红。粉红的霞光弥漫,托起一团羞涩的火焰冉冉上升。日出以母亲分娩婴儿啼哭的方式,震撼了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已安静。我们“啧啧”的感叹声替代了众多来到嘴边的形容词,事先想好的词句早已暗淡失色。粉红色霞光将这一团火焰缓缓托起,黛青色的群山,散落在山间星罗棋布的村庄和远处的建筑楼房逐渐由粉红、浅黄到乳白,慢慢显现出诗意的轮廓和柔美的线条。

我们把视线收回来。香炉山在雾霭之上,身在轻纱曼舞间,自己恍若神仙。微风轻拂,山谷底的雾霭缓缓上升,最终汇聚成一片片五彩斑斓的云海,壮美云海和耀眼霞光组合成梦幻的景致。突然间,有一拨薄雾从山腰升起,如洁白的羊群在缓缓往山上爬,我已分不清是雾还是炊烟。

香炉山的傍晚同样壮观。余晖下,香炉山镀上的金辉闪烁着蜡质的光,格外耀眼。这种交织的色调充满诗意和温暖,让我莫名的感动。

据《重刊清平县志》记载,明崇祯年间清平县城绅士李若星捐资募集数百民众修建此建筑城堡,超三千平方米的建筑群有石拱门、观音洞、南天门的石拱门及阁楼、城墙、魁星点斗阁、香炉塔、城隍庙、山王菩萨像、玉皇阁、石窟庙等,但很多建筑都因各种原因被毁。二屯崖古城遗址的断壁残垣间透露出历史的沧桑,尽管历经风雨侵蚀,但曾经的繁华与壮丽依旧能够感受到。从县志里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香炉山上的热闹和繁华。静默中,我听到了古人的欢声笑语,看到了他们忙碌的身影。

每座山都有自己的故事、历史和传说。香炉山也不例外,明朝年间,苗族起义领袖曾多次聚兵于香炉山,以抵御外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这座山成了苗族同胞缅怀先烈、抗击外敌的英雄山。我也从苗族人民世代传唱的创世史诗《苗族古歌》里找到有关香炉山记载,称香炉山为“擎天石柱”,英雄般的赞誉让这座山更加神圣。凯里剿匪史上记载:1950年5月9日至6月4日,匪“贵州东南绥靖区”第11纵队副司令兼第102支队长吴之屏部受到3次沉重打击后,以香炉山天险为根据地,继续搜罗匪徒充实力量,妄图伺机反扑。1950年9月20日凌晨,解放军150团参谋长冯贤渊率I营的100余人,县公安局率公安保卫队、武工队100余人到达香炉山脚下。双方激战一天后,吴之屏匪部被瓦解。

香炉山以雄伟奇绝、神秘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源远流长、厚重丰富的历史人文交相辉映,让古今多少文人墨客赋诗题词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比如明代的清平卫人(今凯里)汪良,其传世的《登香炉山》一诗:“炉山之高入云,峭壁壁立无支分。/雄关未许容双马,杀气曾教走万军。/林翠湿衣人不觉,猿声啸壑客惊闻。/攀援直到层巅立,回首相将日已曛。”我也曾效仿古人在一首诗歌《香炉山》里这样写到:“旧了的刀剑,燃烧尽的狼烟/袒露在书卷里,一一被翻出来/鲜活活起来的是蔓延的巴茅草/在每个春天,沿袭苗族汉子桀骜的血统。”

历史给这座山赋予了英雄的精神成分,这是当地苗族同胞自信的表现。没有精神层面的参与,这座山就缺少了不少灵性。

传说给香炉山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相传很久以前,天上的仙女阿别与人间的后生阿补在香炉山幽会,生下女儿阿彩。后来阿别回到天宫,阿补也在阿彩十六岁那年乘着烟云上天与阿别相聚,剩下阿彩孤独一人。阿彩便在山上唱起山歌,歌声清脆、嘹亮,引得人们纷纷上山来探看。其中一个叫阿星的后生第一个爬上山顶,把阿彩抱住,后来爬上山顶的人们就围着阿星和阿彩跳舞、唱歌,这天正是农历六月十九日。传说归传说,但这一天却演变为方圆近百里的各族群众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日的“爬坡节”。那一天,在香炉山半坡或山顶,举办斗牛、拔河、唱歌、跳舞等活动,热闹非凡。

香炉山上怪石林立,在众多奇石中,象鼻石与夫妻望月石令我动容。因其形似大象之鼻而得名的象鼻石,安静地矗立于山崖之上,数千年的守望与等待让爱成亘古;夫妻望月石则更为浪漫,两块巨石相依相偎,宛如一对恩爱夫妻在夕阳下诉说着爱情的地久天长。立于石前,心中数吨情话只能倾诉于笔端。

去看香炉山,在于路途的风景。当我爬到“黔阳第一山”石碑处,我停下来歇息,不是身体累了,而是为了沧桑的历史,须以虔诚停下匆忙的脚步。这一块清光绪甲申年(1884)暮春月吉日所立的石碑历经风雨而不倒,路边的泥土在坚硬的里面露出了柔软,依附在石碑上的苔藓暗喻着生命的顽强。

当我穿过香炉山第一道险隘雄关和石拱门,眼前展现一片开阔之地。来到“南天门”下,香炉山的第二道险隘“九十九蹬坎”横亘在眼前,狭窄陡峭,是通往山顶的唯一通道。白天的行走比晚上更让我体验到威胁感,在隐藏于悬崖峭壁中的凌云台,我说话的声音低了八度,我怕我的唐突惊动了观音洞里慈悲的观音。屹立南天门,有风从我耳边吹过,带着呼啸,那一定是历史在诉说过往的辉煌与沧桑。

只要一直在路上,世界上没有抵达不了的远方。夜幕降临,灯火闪耀处,“s”形弯道二十三道拐盘山公路宛若巨龙在野,美到窒息。记得多年前,我曾用诗歌的方式这样描述香炉山:

满山的石头,不知荒废了多少年
恍若剑戟刺天,到香炉山去
朝拜久远的封存历史
凌云台,当年气贯如虹
随起舞的晨雾,逐级抬升

去看香炉山

○ 通讯员 姚瑶